

У. Сталин.

МАРКСИЗМ  
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斯大林著

馬克思主義  
與語言學問題

解放社



10023  
C-2

# 馬克思主義 與語言學問題

著 林 大 斯



解 放 社

---

馬克思主義  
與語言學問題

著者 斯大林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 一九五〇年十月月初版 •

---

1-10,000 [京] 審號0543

## 目 錄

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一
論語言學底幾個問題·····	三元
給同志們的回答·····	四九
簡要註釋·····	六五

## 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一〕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報上發表關於語言學問題的意見，特別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的意見。我不是語言學家，當然我不能完全滿足這些同志的要求。至於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也如同在其他社會科學中一樣，這對於我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我就同意了回答這些同志提出的幾個問題。

問：有人說語言是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是否正確呢？

答：不對，不正確。

基礎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每一個經濟基礎，都有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當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那末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變化，隨着被消滅。當產生新的基礎時，那末也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

在這方面，語言與上層建築是根本不同的。且拿俄國社會和俄國語言來看吧。在最近三十年中，在俄國消滅了舊的資本主義基礎，建設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同時，也就消滅了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並建設了適合於社會主義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這就是說，舊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已經被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了。但是不管怎樣，俄國語言在基本上還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樣。

在這個時期中，俄國語言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呢？俄國語言的詞彙有了某種程度上的變化，這就是說，由於發生了新的社會主義生產，出現了新的國家、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新的社會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於技術和科學的發展，添加了一大

批新的詞和語；有許多詞和語的意思改變了，獲得了新的意思；有許多陳舊了的詞在詞彙中看不見了。至於說到組成語言基礎的俄國語言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在消滅資本主義基礎後，不僅沒有被消滅和被新的基本詞彙和新的文法構造所代替，相反地，它們是完全保存下來了，沒有什麼嚴重的變化，這就是說，保存下來成了現代俄國語言的基礎。

其次，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這並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爲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根除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基礎之所以創立自己的上層建築，也就是爲了要使上層建築替它服務，要使上層建築積極幫助它形成起來和鞏固起來，要使上層建築積極爲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築而鬥爭。只要上層建築拒絕履行它替基礎服務的作用，只要上層建築從積極保衛自己基礎的立場走到對自己基礎漠不關心的

立場，走到對各個階級同等看待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並終止其爲上層建築。

在這一方面，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一個社會內部這一種或那一種舊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歷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社會所有各個階級、幾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爲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爲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對於社會是統一的，對於社會全體組成員是共同的。因此，語言作爲人們交際工具的服務作用，不是替一個階級服務而損害另一個階級，而是一視同仁地替全社會服務、替社會所有各個階級服務。這也就是爲什麼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替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可以替舊基礎服務，也可以替新基礎服務；可以替剝削者服務，也可以替被剝削者服務。

誰都知道，俄羅斯語言替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文化服



務，與它在現時替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文化服務，是服務得同樣好的。

關於烏克蘭語言、白俄羅斯語言、烏茲別克語言、卡查赫語言、格魯吉亞語言、阿爾明尼亞語言、愛沙尼亞語言、拉脫維亞語言、立陶宛語言、莫爾達維亞語言、韃靼語言、阿捷爾拜疆語言、巴什基爾語言、土爾克明語言以及其他蘇聯民族的語言(二)都可以同樣說，既替這些民族的舊的資產階級制度服務得很好，也替這些民族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得很好。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語言的存在與語言的創造也就是爲了作爲人們交際的工具而替全社會服務，就是爲了使語言成爲對社會全體組成員是共同的東西，對社會是統一的東西。它要對社會組成員同等服務而不管這些組成員的階級地位怎樣。只要語言離開這個全民立場，只要語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會集團而損害另一些社會集團的立場上時，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它就會終止其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它就會變成某一社會集團的同行語(三)而退化下去，以至最終消失掉。

在這一方面，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有原則上的不同的，但是與生產工具是沒有區

別的。例如機器，既可以替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也可以替社會主義制度服務。

再次，上層建築是同一經濟基礎存在着和活動着的一個時代的產物，因此上層建築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要隨着這個基礎的消滅而消滅，它要隨着這個基礎的消失而消失。

至於語言，相反地，它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這許多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所以語言的生命是比任何一個基礎、任何一個上層建築的生命都長久得無比。這就是爲什麼不僅一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而且好幾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也不會使得在歷史上消滅一種語言，消滅語言的結構，和產生具有新的詞彙和新的文法構造的新的語言。

從普希金〔四〕逝世以來，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在這個時期中，在俄國會消滅了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並產生了第三個制度——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說，已經消滅了兩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並產生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及其新的上層建築，然而俄國語言在這個長時期中，並沒有發生什麼破壞，並且現代俄國語言按照它的

結構來說，是與普希金的語言很少差別的。

在這個時期中，俄國語言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在這個時期中，俄國語言大大地增加了詞彙，有很大一批陳舊了的詞從詞彙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詞的意思改變了，語言的文法構造改進了。至於普希金的語言結構和它的文法構造及基本詞彙，幾乎完全保存下來了，成爲現代俄國語言的基礎。

這是當然的事。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後，都把現存的語言結構及其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都像對待上層建築一樣消滅掉，並創造新的來代替，又有什麼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魚』、『人』、『走路』、『作事』、『生產』、『做生意』等等不叫做『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稱，又有什麼必要呢？把語言中的詞的變化、把語句中的詞的組合，不按照現存文法而按照另一種文法，又有什麼必要呢？這樣的語言改革對於革命有什麼益處呢？在歷史上，沒有特別必要的時候，決不會作什麼重大改革的。請問，如果證明現存的語言及其結構在基本上完全適用於滿足新制度的需要，那麼這樣的語言改革有什麼必要

呢？消滅舊的上層建築並用新的上層建築來代替它，可能並且需要在幾年中完成，以便給社會生產力以發展的自由，但是要在幾年中消滅現存的語言，創立新的語言來代替它，不是會在社會生活中造成無政府狀態並使社會受到崩潰的威脅嗎？除了堂·吉訶德〔五〕外，誰願意提出這樣的任務呢？

最後，上層建築和語言還有一個根本區別。上層建築與生產及人的生產行為沒有直接聯系。上層建築只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系，因此上層建築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變不是直接發生，不是立刻發生的，而是在基礎改變以後，通過在生產中的各種改變的折光，通過在基礎中的各種改變來反映的。這就是說，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是狹窄的和有限的。

至於語言，相反地，是與人的生產行為直接聯系，並不僅與生產行為，而且與人在其工作各方面的一切其他行為（從生產到基礎、從基礎到上層建築）都有直接聯系，因此語言反映生產中的改變是直接的、是立刻發生的，而不等候基礎的改變，所以語言活動的範圍是包括人的所有各方面的行為，它比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

要廣泛得多、複雜得多，並且它的活動範圍差不多是無限的。

這就首先說明，語言，主要是它的詞彙，是處在差不多不斷改變的狀態中。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學的不斷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來充實它的詞彙，語言也就直接反映這種需要，用新的詞充實自己的詞彙，並改進自己的文法構造。總括說來：

(甲) 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把語言認為是基礎上的上層建築；

(乙) 把語言與上層建築混為一談，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

問：有人說，語言從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階級性的；對於社會共同的統一的語言、非階級的語言、全民的語言，是不存在的。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

答：不對，不正確。

很顯然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根本談不到所謂階級性的語言。原始氏族共產社會是沒有階級的，因此當然不能有所謂階級的語言，那時語言對人們的每一個集團是共同的，統一的。有人反對說，任何人類的集團包括原始共產集團在內，都

是有階級的，這種說法算不得什麼反對，而只是玩弄字句，不值一駁的。

至於語言的繼續發展，從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從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從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在所有這一切階段上，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的語言是全社會統一的、共同的，是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的，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怎樣。

這裏我不是指奴隸時代和中世紀時代的帝國說的，例如：居魯士和亞歷山大大帝，凱撒和查理大帝等〔六〕所建立的帝國，這些帝國不會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這些帝國不僅沒有過而且也不可能對於整個帝國統一的語言、對於帝國所有組成員都懂得的語言。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體。因此，我不是指這些帝國和類似這樣的帝國說的，而是指成爲這些帝國組成員的部落和部族說的，這些部落和部族是各有各的經濟基礎，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的。歷史告訴我們：這些部落和部族的語言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全民性的，而是對於每個部落和部族是共同的，是大

家都懂得的。

當然，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和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佔着統治地位，並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

往後，資本主義出現，消滅了封建的分割，組成了民族的市場，於是部族就變成爲民族，而部族的語言就變成爲民族的語言。歷史告訴我們：民族語言不是階級性的，而是全民性的，是對於民族組成員共同的，對整個民族統一的語言。

以上已經說過：語言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同樣地替社會一切階級服務。在這一方面語言表現出對於社會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個別的社會集團、個別的階級對於語言遠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極力想利用語言爲自己的利益服務，它們把自己的特別的詞彙、特別的術語、特別的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這方面那些脫離人民並且仇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等表現得特別厲害，他們『創造』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雅語（七），在有些著述中常常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錯誤地當作語言，如『貴族語言』、『資產階級語言』

——和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語言」或「農民語言」。很可怪的，有些同志竟以此為根據，作出什麼民族語言是虛構，真實存在的只有階級語言的結論。

我想這樣的結論是極端錯誤的。可否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認作語言呢？絕對不能，第一是因為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沒有自己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而要從民族語言中去借用，第二是因為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在某一階級上層分子的狹窄範圍中通用，完全不適用於作為整個社會中人們交際的工具。在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中有些什麼呢？它們有的只是一些適合貴族或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別的詞，一些特別風雅客氣的用語和辭句，而避開了民族語言中「粗野」的用語和辭句，但是絕大多數的詞和文法構造是從全民的民族語言中拿來的，最後還有些外來語。因此方言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不成其為獨立的語言，並且是注定不能發展的。如果以為方言習慣語和同行語能夠發展為獨立的語言，能夠排擠民族語言並代替民族語言，這就是喪失歷史前途和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有人從馬克思著作的聖麥克斯〔八〕一文中引證馬克思的話，說有產者有「它自



己的語言』，這個語言『是有產階級的產物』，在這種語言中浸透了拜金主義和生意經的精神。有些同志想利用這個引證來證明好像馬克思是主張語言的階級性的。好像馬克思否定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存在。如果這些同志能客觀論事的話，他們就應當從同一篇文章中引證馬克思的另一句話，馬克思論到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道路的問題時說：『方言習慣語（九）集中爲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來決定的。』

可見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爲最高形式，而把低級形式的方言習慣語服從於自己。

那末，馬克思所說有產者的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是不認爲這種語言也是如同有自己特殊結構的民族語言一樣呢？馬克思會不會這樣看問題呢？當然不會。馬克思只是想說：有產者把自己的生意經的慣用語弄講了統一的民族語言，這就是說有產者有他的生意經的同行語。

可見，這些同志是曲解了馬克思的立場。他們之所以發生這樣的曲解，是由於